

絲毫密合。此郭說之可以為我曆譜增厚證力者二也。

其三、海寧檔案編研輯刊題曹鼎文字氣韻全同，且王同在「周新

宮射廬」

此為郭氏所未及舉

故師湯父鼎之「王」亦「共王」也。師湯父

鼎云：「佳十又二月初吉丙」著錄此鼎最早者為長安獲

古編，其曰

吳其昌文集

有未刻大方黑堆

之本載甚多，足徵其印之早。

「丙」字下一字作

史學論叢·下

形順其筆勢而引申之，即成「中」字。今按曆譜，共王二十年

即舊誤說懿王八年

即入甲申統七一十七年，閏餘山西出版集團三晉出版社

小餘六五，十二月小，甲午朔，初吉三日得

海寧

吳其昌

吳其昌(一九〇四年——一九四四年),字子馨,浙江海寧人。一九二一年入無錫國學專修館,從唐文治治宋明理學,與王蘧常、唐蘭被合稱為“國專三杰”。一九二五年,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,從王國維治甲骨、金文及古史學,從梁啟超治文化學術史及宋史,時人以爲:“吳其昌研究學術,繼承了王國維的衣鉢;發爲文章,則一秉梁啟超的文心。”曾任南開大學講師、國立北平圖書館特約編輯委員、國立清華大學專任講師。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事變後,率妻、弟赴南京絕食請願,逼蔣抗日。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任武漢大學教授,後兼歷史系主任,還兼任武漢大學《文哲季刊》編委,文、法、理、工四科研究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,文史研究所研究生指導教師等職。主要著作有:《殷虛書契解詁》、《金文曆朔疏證》、《金文氏族疏證》、《金文世族譜》、《金文名象疏證·兵器篇》、《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》、《王會篇國名補疏》、《矢彝考釋》、《殷代人祭考》、《中國家族制度中子孫觀念之起源》、《說梏橫聲例》、《先秦入聲的收聲的問題》、《來紐明紐古複輔音通轉考》、《中國農田制度史》、《宋代哲學史料叢考》、《宋代學生干政運動考》、《歷代邊政借鑑》等。

海寧檔案編輯刊

吳其昌文集



史學論叢·下

主編 吳令華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史学论丛 / 吴其昌著; 吴令华编. —太原: 三晋出版社, 2009.7
(吴其昌文集)
ISBN 978-7-5457-0109-8

I. 史… II. ①吴…②吴…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文集 IV. K207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19160号

史学论丛(上)

著 者: 吴其昌

主 编: 吴令华

责任编辑: 张继红

助理编辑: 冯 岩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三晋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4922268 (发行中心)
0351-4956036 (综合办)

E-mail: 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sjs.sxpmg.com>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嘉祥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29.5

字 数: 136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0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7-0109-8

定 价: 680.00 元 (全伍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二十五年燕京雜詩

袁香塵主人題



行到盧溝盡角哀貞元朝士我重來無人解識道山恨葵麥青二饒

燕臺

盧溝橋車中望見異旗軍隊

芳樹輕塵舊御街夜深燈火似秦淮人盡道江南好慢把神京投

虎豹

御河橋夜行望見東文民苦北官異旗軍隊

參差官殿湧金銀迢遞斜陽晚更殷獨自無言看落照漢家陵闕着

胡塵

景山絕頂亭中獨坐望故宮

寂寞瓊華時露莖秋風太液客魂驚何人忽起尊羹憶怕見金駝卧

棘荆

北海瓊華島上銅仙承露盤臺下叢奈

慶宵樓高對夕曛玉熙宮裏秘遺文金題象蹟連驪去酒誥俄空囁

子雲

北平圖書館明玉熙宮故址善本善本已南遷

三年清業此淹留二老雕零忽十秋感激深於羊別駕哀歌霑淚過

西洲

清寧園北院西院過住公靜安兩先師故宅





序

吳令華女士約我為即將在三晉出版社印行的《吳其昌文集》寫序，我當然深感光榮，但又頗覺惶恐。我在很年輕時就讀過吳其昌先生的著述，現在有機會重新繹讀，是我向前輩學習的大好際遇，然而我的識見淺薄，不足以體會吳先生的學行品格，勉力在這裏說幾句話，只是為了向大家請教。

二〇〇五年是清華研究院——即社會上通稱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，春天清華大學曾有會議紀念。吳其昌先生是研究院第一屆學生，在校時便嶄露頭角，其後任教南開、清華、武大，更是飲譽學界。只因早於抗戰期間去世，許多重要作品流傳不廣，學者仰慕也難於獲見。《吳其昌文集》的出版，為我們彌補了缺憾。

清華研究院的導師，如所周知是梁啟超、王國維、趙元任、陳寅恪等先生。吳其昌先生入學後，從梁啟超治學術史，從王國維治甲骨金文，與兩位老師建立了親厚的關係。其時梁、王二先生講課，多由吳其昌先生記錄發表，如梁的《讀書法》、《讀書示例》、《政治家的修養》，王的《古史新證講授記》、《尚書講授記》、《古金文字講授記》等。我們能窺見研究院講學之盛，多拜吳先生之賜。吳先生對師學終身服膺，直到一九四三年還有《王國維先生生平及其學說》演講及《梁啟超》傳記之作，後者竟成他的絕筆。

吳其昌先生在學術上最主要的成果，是在甲骨金文古文字學方面。他研究古文字，接續王國維先生的方法途徑而前進發展，不愧為王先生的嫡傳。他的有關著作很多，一般易見的只有商務印書館出過單行本的《金文世族譜》和《金文曆朔疏證》。這兩種書，二〇〇四年又已輯入《國家圖書館藏金文研究資料叢刊》。其他多種，吳令華女士均已於本《文集》中收錄，確實是便於後學。

《殷虛書契解詁》是甲骨研究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。書中選取羅振玉《殷虛書契》中珍貴材料，字解句析，極為細致精密，有許多創見。吳先生重視甲骨的綴合復原、同文互補，做了大量工作。例如學甲骨文的大家都知道王國維拼接《殷虛書契後編》與《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》兩塊卜骨殘片，論說殷商世系，是甲骨綴

合的第一例，隨後董作賓先生從劉體智善齋所藏中又綴合一塊殘片。吳其昌先生就骨上世系的缺損部分進行補充，指出有『𠩺甲』即河宣甲之名，這是很關鍵的發現。近年在殷虛小屯南地出土了同文卜骨，經過拚復考釋，證明吳先生的補充是合理的。

金文研究，吳其昌先生投入的精力更多，在《金文曆朔疏證》序裏，他曾自述編著《金文曆朔疏證》、《金文方國疏證》、《金文氏族疏證》、《金文名象疏證》、《金文習語疏證》、《金文職官疏證》和《金文禮制疏證》的系統計劃，雖未完成，也值得後人學習參取。《文集》收入的《金文名象疏證》僅有《兵器篇》，但足以看出他別闢蹊徑，由古文字的象形會意，探索造字本源及器物原始，實能發前人所未發。這一論著發表在抗戰前不久出版的武大《社會科學季刊》，也是很少人能讀到的，其中有些見解與近年考古學界的看法相類同。

說吳其昌先生主要成果在古文字學，並不意味他在更多學術領域沒有重要貢獻。細讀吳令華女士所撰《海寧吳其昌教授年譜》，吳先生早年治學是自宋明理學發軔的。他於十七歲時入無錫國學專修館，從唐文治先生習理學，與唐蘭、王蘧常二先生并稱『國專三杰』。到他進入清華研究院，仍以『宋代學術史』為研究選題。看《文集》中的論文，他始終沒有放棄宋學的研討，特別是對一系列理學文獻做了精心考證。王蘧常對他說：『理學而尚考據，自君始』，實在是非常貼切的。

吳其昌先生研究宋以來學術史，有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觀點。如《年譜》所載，一九三三年他為研究院同學高亨先生的《諸子今箋》作序，指出：『中華民族近古一千年來先哲學風之因革轉變之動力是「求真」。』常有學者認為中國缺乏『為學術而學術』的『求真』精神，甚至以為這是中國未能產生近代科學的主因，吳先生的看法則剛好相反。闡述中國學術『求真』的優良傳統，看來乃是學術史研究的要務。

理學又不是吳其昌先生心目中宋學的惟一內涵。他在研究院治宋學，即包括『天文、地理、金石、算學』各項。必須說明，吳其昌先生在科學史領域有重要地位，他早在一九二六年便作有《三統曆簡譜》，此後如《文集》所錄，關於天文曆算的作品不少，并曾專文與日本學者討論。凡曾翻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嚴敦傑先生主編的《中國古代科技史論文索引》的，對此都會有印象。

我們還可以看到，《吳其昌文集》中有很多充滿愛國熱情的文章。吳先生一九二六年在清華即參加『三一八』學生運動，『舉大旗行進於隊伍前列』，還代表全校同學作《祭韋杰三烈士文》。『九一八』事變，他率妻、弟全家絕食，謁中山陵請願。抗戰爆發，他又不顧病軀，請求上前綫殺敵。合觀這些文字以及同時詩詞，使我們認識，吳先生不僅是有高度造詣成就的學者，同時也是愛國知識分子的典範，有着令人敬仰的風骨和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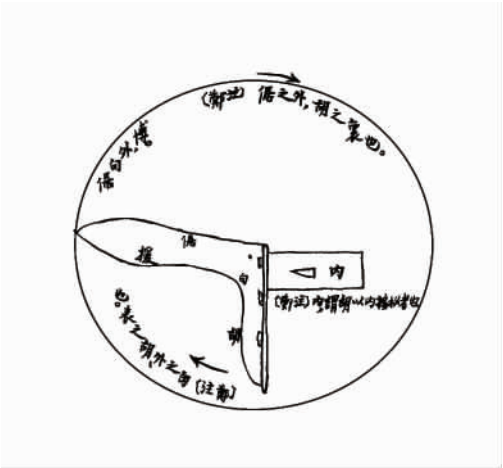
吳令華女士在二〇〇六年四月九日的《文匯報》刊出《用生命換學問》一文，引用吳其昌先生一九三二年在武大的演講《民族危機的認識和救國治學的態度》。吳先生說：『誠懇』，是一切一切學問的根本態度。無論哪一種學問，我都情願用我的生命去換這種學問，我就把我整個「身」和「心」貢獻給這一種學問，我就拼命去做這一種學問，我就真用我的生命去換這一種學問。……做學問第一個根本態度，應該如此。不但做學問，而且同樣適用到做人。』這段振聾發聵的話已經為吳其昌先生的畢生所證實。

我不及見吳其昌先生，只見過他的介弟吳世昌先生，也讀過吳世昌先生的《羅音室學術論著》。建議《吳其昌文集》的讀者兼看吳世昌先生該書，可以通過他們兄弟間的影響和配合，對其生平和學術取得更深刻的了解。

李學勤

二〇〇六年九月四日

於清華園荷清苑



史學論叢·下

目錄

《諸子今箋》序·····	一
《文中子考信錄》序·····	四
朱子傳經史略·····	五
朱子之根本精神——即物窮理·····	三〇
朱子治學方法考·····	三六
宋代哲學史料叢考·····	四八
袁香廬輯宋儒佚書序目兩種·····	七五
《陳龍川年譜》序·····	
——一千年來民族文化盛衰之癥結·····	九二
宋三京圖考·····	九五
宋代之地理學史·····	一〇六
宋代學生干政運動考·····	一五八

甲骨金文中所見的殷代農稼情況

——中國文化史國民經濟篇田制章的第一節

秦以前中國田制史

北魏均田以前中國田制史

宋以前中國田制史

宋元時代中國田制史

羣史《食貨志》校勘記序

秦以前華族與邊裔民族關係的借鑑

兩漢邊政的借鑑

魏晉六朝邊政的借鑑

隋唐邊政之借鑑

《史學論叢》編後

二〇〇

二三一

二七五

三一四

三五一

四一二

四一四

四三三

四五—

四七四

五一—

《諸子今箋》序

試當綜合吾中華民族近古一千年來，先師先哲學風之因革轉變，雖其趨向不同，對象萬殊，甚至相排相擊，表觀隔如兩極。然試一究竟其動力之原，勘驗其共矢之鵠，則有一萬變不易之宗義焉；以主宰是，以綱維是，以為燃料而推動是。此宗義維何？曰『求真』。

弘忍、慧能，苦窺基、圓測以後之繁瑣，以為佛氏之義，決不如所謂『八識』、『十二識』、『三十識』也；此決非佛氏之真，故創『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』，而華化禪宗即心即佛之說昌焉。此其動機，求真而已。由是而膺及儒學，趙匡、陸淳、李翱、陸參，亦苦孔穎達、賈公彥、陸德明之繁瑣，以為聖人之義，決不在草木蟲魚，名物故訓之陋；以是而掃決傳註之新經學興焉。無他，求真而已。及至宋賢，而理學大昌；此標一義，彼立一旨，而其同以推求聖人真義所在，為惟一之鵠的，則絕無異也。其毀漢唐之註疏，以謂：『尋行數墨，支離繞繚於故紙堆中，咬嚼一二草蟲之名，闕詘不已；而於聖人之大經大法，可以淑世覺民，切近身心家國之大端，反置不理，為可哀也！』故誠欲推求聖人之真義，將在草木蟲魚，訓詁名物上齟咬以求之乎？抑將服膺講貫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乎？此宋明儒者求真之論也。顧炎武、王（夫之）、閻（若璩）、胡（渭）以後，又苦宋明以後性理之陳枯，以是反理學之新經學又興焉。無他，求真而已。其毀宋明之理學曰：『聖人之遺訓在經，若訓故不講，字亦未識，又烏能知聖人果作何等語乎？如是而可得聖人真義，如不解粵語，而欲傳譯粵人之真意也，悖亦甚矣！』故欲知聖人真義，必先自真能瞭解上古之語言及風俗情狀始；則名物、訓故、聲音、校勘是已。此近世儒者求真之論也。是故自吾儕今日視之：宋明之毀漢唐也，清賢之毀宋明也，表觀正為水火冰炭；揭其表，則其動因皆『求真』一念之所驅使也。明乎此，始可以與言學史。

承顧、閻學風以後，大師踵起：戴（震）、惠（棟）、錢（大昕）、段（玉裁），一代正宗，自號反宋，而宋賢之桎，囊括在頭。以為聖惟孔孟，經惟儒典，諸子曲學，說皆邪謬。其爬梳剔抉之力，不屑施及。其後稍稍因證經之故，旁引一涉；然而耕耘既久，收獲遂豐。盧（大弼）、畢（沅）、汪（中）、孫（星衍）稍為張目；於是子學蔚興，與經比大。此實近古以來，吾華學術之一進境。於是有劉台拱（《補註》）、郝懿行（《補註》）、謝墉（《箋釋》）、王先謙（《集解》）等，而《荀子》可讀。有畢沅、張惠言（《經說解》）、蘇時學

《刊誤》、鄒伯奇、陳澧、孫詒讓《閒詒》、梁啟超《墨經校釋》等，而《墨子》可讀。有洪頤煊《義證》、戴望《校正》、王紹蘭《地員篇補註》等，而《管子》略可讀。有顧廣圻《識誤》、王先慎《集解》等，而《韓非子》可讀。有王先謙《集解》、郭慶藩《集釋》等，而《莊子》差可讀。有楊樹達《古義》、馬敘倫《核詁》等，而《老子》可讀。有蘇輿《校註》、黃以周《校記》等，而《晏子》可讀。有陳澧《疏證》，而《公孫龍子》可讀。有王時潤《集解》，而《商君書》可讀。有畢沅、梁玉繩《校補》、陳昌齊《正誤》等，而《呂氏春秋》略可讀。有錢塘《天文訓補註》、陶方琦《異同詁》、汪文臺《校記》、劉家立《集證》、劉文典《集解》等，而《淮南子》可讀。降及秦漢撰著：有陳立《疏證》，而《白虎通論》可讀。有周廷案《疏證》，而《韓詩外傳》可讀。有皮錫瑞《疏證》，而《尚書大傳》可讀。有凌曙《註》、蘇輿《義證》，而《春秋繁露》可讀。有汪榮寶《疏證》，而《法言》可讀。有汪繼培《箋疏》，而《潛夫論》可讀。有錢名培《札記》，而《申鑒》略可讀。有孫人和《舉正》，而《論衡》略可讀。至於比類通方，總舉大成，則有若高郵王氏《念孫》、《讀書雜誌》、餘姚盧氏《文弔》、《羣書拾補》、德清俞氏《樾》、《諸子平議》、瑞安孫氏《詒讓》、《札逸》、鹽城陶氏《鴻慶》、《諸子札記》、儀徵劉氏《師培》、《諸子校補》。例稍雜者，則有若：曲阜桂氏《馥》、《札樸》、臨海洪氏《頤煊》、《讀書叢錄》、仁和孫氏《志祖》、《讀書脞錄》、新化鄒氏《漢勳》、《讀書偶識》、慨灌所及，更廣涉後世羣籍者，則有若：海寧蔣氏《光煦》、《校補隅錄》、仁和勞氏《格》、《讀書雜誌》、歸安陸氏《心源》、《羣書校補》。而王、盧、俞、孫，邈乎其未易幾矣！至最近，而始又得吾友雙陽高氏。

吾友高晉生（亨）教授，昔與其昌曳長裾，同遊太學，捧手請業於任公、靜安兩先師；即自發憤靖獻於高郵王氏學風。作《韓非子集解補正》，任公師許以不朽；且謂白山黑水之間，絕塞荒寒，文獻種子，以高君為第一人矣。副在其昌，至今尚珍篋衍。無何，其昌南省重歸，跡弛燕市；而晉生教授東北大學，山河間關，想念而已。晉生時時寄余著作，廼者，《老子正詁》二卷刊成；予嘗以謂與吾友灤縣裴先生《學海》《經義述聞補正》《孟子正義補正》二書，同足與乾嘉大老，抗顏奪席。無何而倭寇屠遼，晉生犯死倉皇，僅得人關，無何，而其昌南浮江漢，寂寞山居；晉生又寄其《諸子今箋》來漢，質日益精，而量日益闊；蓋晉生足以繼王、盧、俞、孫以挺起，決無疑矣。

抑其昌於此，復別有感焉。清之大師，什九皆東南隅產，而晉生獨產於東北，可以見禹域文化，已涵濡南北，此誠可為國族無量之慶也。然而清之大師，正生於國力強盛，生民康樂，海夷賓服之日。而吾儕今日，則國威墮地，生民憔悴，近且蝦

虜鷗張，邊圉淪落，神州有陸沈之憂，書生無報國之路。晉生且全家陷賊，生人之痛，斯已極矣！而獨與余書卷消磨，聊止沸血，猶能以揜創忍楚之餘，成此巨著，其昌無狀，誓當勉隨晉生，於尚未上馬殺賊之前，秉吾中華民族一千年來先師先哲求真之學風，不敢緬越，不敢偷懈，滴墜露於長流，增輕塵於崇嶽，此殆余與晉生今日之責也夫！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十一日，同學弟海寧吳其昌。

此文既成，固自知聞見儉陋，子學佳著，所遺實多。數年以來見讀所得，有足補記者：《荀子》則有梁啟雄氏《荀子東釋》。《賈誼新書》則有王耕心氏《賈子次詁》。《說苑》則有日本關嘉氏《說苑纂註》。《老子》則有奚侗《老子集解》、蔣錫昌《老子校詁》二氏。《莊子》則有馬敘倫氏《莊子義證》。《公孫龍子》則有陳柱《集解》、王獻唐《懸解》二氏。《呂氏春秋》則有許維遹氏《集釋》，此書甚佳。《國語》則有徐元誥氏《集解》。皆通貫始末，訓詁全書，有漢經師專窮一經創通大義之家法；學者苟欲治此子，則上述諸作，殆亦幾於菽粟布帛之不可棄矣。至於割取一章專力掣窮者，則如《墨經》之有胡適《小取新詁》、譚戒甫《墨經易解》也。其屬稿未成者，以余所知則有劉盼遂氏之《論衡》《集解》，及高亨氏之《莊子》《纂詁》也。世有好者，必將日夜顚望二子書之早成已。二十八年六月，其昌又記。

《文中子考信錄》序

三百年來，學者好奇嗜怪，蔑棄正道也亦甚矣。蓋其言曰：「非言有物，則不敢言；非信有徵，則不敢信。故其所學，馳騁迴翔，自謂極天下之至能，而終不能出草木蟲魚名物訓詁之桎梏。隱相傳戒，所讀書以李唐為斷，李唐以下，則皆以謂言涉空疏，而不足觀也。然即在李唐以前，而其書譚修齊治平之道者，則亦在必擯之列，是亦所謂空疏之流也，如《中說》是已。蓋《易》之《文言》《大傳》，《戴禮》之《樂記》、《禮運》、《坊記》、《中庸》，以及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凡聖人微言之所寄者，其不被斥為空疏也幸耳。其意謂非草木蟲魚名物，則舉凡天下之學，皆可以空疏盡之。文中子非講名物訓詁者也，其書無草木蟲魚可考也，則其被擯也亦宜。與文中子相先後者，若呂忱《字林》、陽休之《韻略》、顏之推《匡謬正俗》、諸葛穎《桂苑珠叢》，則雖隻字碎句，已淪荒波者，在所必汲。其人非能賢於仲淹，其書更懸不足與《中說》抗，而好之如此者，中我好也。世君子為學，不以世道人心、天下國家、淑世覺人為旨，而相尚以投好，誠非其昌之愚所敢從也。文中子既失愛於近人，故其書雖行於世，而自宋龔鼎臣、阮逸註後，人皆唾棄不屑道，恐未有能卒讀之者，故雖存等無。使不因宋時槧刊之精，可供後人玩好之資，則其書或亡且久矣，可勝慨哉。其昌幼時，即畸畛不與世偶，而好讀文中子書，覺其義精理醇，其去孟、荀也已不遠，服膺尊仰，與雒、閩諸賢不敢軒輊。長走四方，與當時大人先生言，皆短文中子，猶清人說，或謂其書偽，或謂即真亦不足觀。於是知修齊治平淑世覺人之道，未易為今人道也，惟友人汪君好之。汪君之好之也，說不與吾異，而恐泰山之雷，或能穿石也，為之博援廣證，以考信之，使謬悠之口，無所復施其空疏之譏。此則其昌思慮之所未及。而近人之持言有物、而信有徵之說以恫人者，亦可以稍息其喙乎。汪君淹雅廣博，而尤工古文，高名震南北，既非若其昌之陋散疏闊者可比，而其畸畛而不與世偶，則或與其昌同。故其昌讀此書，益低徊反覆，而有無窮之感焉。丙寅五月，同學弟海寧吳其昌書於京師清華園

（汪吟龍《文中子考信錄》，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出版）